

# 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满族的来源与婚俗特点

包银全

赤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, 中国·内蒙古 赤峰 024000

**【摘要】**本研究围绕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满族的群体来源与婚俗特征展开, 兼顾历史文献、田野访谈与族谱材料, 力求把脉“从哪儿来、怎样成”的基本脉络, 并勾勒婚礼流程、礼制观念与当代变迁。近年来, 职业流动与城镇化推动简礼化, 但“礼不减义”的价值取向仍在。文章在尊重在地叙述的基础上, 结合《清实录》《满文老档》与地方志、民政婚姻登记统计等资料, 尝试提出“旗务—屯垦—通婚网络”的来源解释框架, 并以可核查的口述与文献相互印证。

**【关键词】**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; 旗务迁徙; 婚俗

本论文是内蒙古高等学校科研课题《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满族的婚礼习俗研究》(NJSY19204)的阶段成果

## 引言

学界对清代以来内蒙古东部的旗民迁徙、驻防与满汉互动, 已有成批研究, 但落到一个具体乡域、以家族层级串联来源与婚礼实践的材料并不多。本研究据两份现有材料(申请书与计划书)搭起研究骨架, 以微观个案推动宏观判断: 用能证实的史料与在地人的记忆对话, 避免空泛的“传统—现代”二元对立。

##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

### 1.1 区域位置与族群格局

喀喇沁旗隶属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, 山地、丘陵与河谷交错, 农业、畜牧业并存, 交通沿国省干线向赤峰主城区、宁城、承德方向放射。十家满族乡位于旗境东南部的沟川地带, 村落呈带状分布, 水源依托季节性河道与小型水利。这里的族群结构不单一: 满族是名义上的主体, 但汉族人口占比不低, 蒙古族、朝鲜族也有零星分布, 现实生活里大家在市场、学校、务工点是混合的。行政上它是“满族乡”, 制度层面有民族事务与文化项目的倾斜, 教育、节庆活动里也能看到满族元素, 比如社火里的满式服饰改良件、社区文化站的满语词表。不过, 别误会成“博物馆式”保存, 日常语言以汉语东北—冀鲁方言混合音系为主, 满语只有少量词项残留在称谓、礼仪用语和物名里(如“阿玛”“额娘”“哈达”在祝仪场景的扩用)。如果把这片地区放进更大的走廊看, 它处在辽西走廊北翼、承德—赤峰—通辽的人口流动链上, 清代以来的旗务行营、驿道和屯垦点, 现代的公路与集贸市场, 都把人“拽来又拽走”。这种区位, 决定了族群关系的基础调性: 通婚多, 流动频, 传统与现实相互挤兑

但又粘连。本研究后文谈来源与婚俗, 就不必把它想得过分纯粹, 更多是“嵌入—妥协—延续”的动态格局。

### 1.2 提出双核心问题: 来源路径与婚俗结构

来源问题要靠档册、地方志和族谱三条线交叉印证; 婚俗结构要靠流程复原、物象清单与称谓系统三件套, 加上口述史的细节核对。尤其警惕两种“假像”: 一是把满族视为单一来源, 二是把婚礼当作“古风未变”的静态展陈。依据《清实录》关于喀喇沁地方的旗军调度、《满文老档》与《内务府档案选编》有关承德—热河联络线的条目, 以及《赤峰市志》《喀喇沁旗志》关于清末民初屯垦、民国保甲册的登记, 可以较稳地勾出两到三轮移民线: 清中叶驻防围绕热河行宫的防线转移、同治以后因边务调整与灾荒导致的内迁、民国初年以垦荒和商贸为目的的家庭式迁入。婚俗结构方面, 民政部婚姻登记年报给予本研究“法定结婚年龄突破点”“登记季节性峰值”“二婚占比”等硬指标, 能解释为何某些流程被压缩(如隔日回门变当日简化), 为什么聘礼在礼金化后出现“明降暗升”。所以, 双核心问题不是两个平行条目, 而是一前一后的因果链: 来源路径塑形婚俗结构, 婚俗又在通婚网络里反过来加固或松动群体边界。

### 1.3 清代旗务与屯垦研究要点

清代关于喀喇沁及周边的旗务格局, 关键在“驻防点—交通线—供给体系”的三角关系。热河与承德行宫体系需要东翼屏障, 赤峰、宁城一线正好承担缓冲; 八旗军的调派与驻扎伴随口粮、草料、盐铁供应的长链条, 这决定了沿线的屯垦必然发生。学界已有较系统讨论: 如

周伟洲《清代满族移民与内陆社会变迁》，张成志等对热河道驻防的统计，均指出乾嘉以后东部边墙—热河走向的警备由固定营堡向流动巡防与民垦结合过渡。档案材料方面，《清实录》载有调营、赐田、军户编补的散条，《满文老档》与《内閣大库档案》能见到具体旗分的地名指向；地方志则提供庄头、卡伦、驿站和保甲编制的细目。研究要点，不在复述文献，而在解释机制：一是以军需为驱动的屯田，把“兵—民—田”三者绑在一起；二是退役与裁汰带来的人口定居，使得“临时性驻防”逐步内化为“家—地—庙”的社区结构；三是军政体系的通婚规定（同旗通婚优先、跨旗需报备的口头规范）在地方上被世俗化，形成“近邻优先”的婚姻网络。

#### 1.4 通婚网络与礼制变迁的分析框架

本研究框架为：把通婚当成网络，把礼制看作可变参数。节点是家族与村落，边是婚配关系，边的强弱由亲等、地缘、经济相近程度决定。这个网络随时间变化：交通改善、务工外出、教育扩展，会让边延伸得更远，原来村内—邻村的强边，被跨镇、跨县的新边稀释。礼制变迁就挂在这个网络上：当边拉长，信息与成本都变，流程被压缩，礼物从手工物象转向可定价的现金，称谓体系减少层级。一，婚姻登记年龄与登记高峰月（民政部年报，可取近十年内蒙古与赤峰分省市数据），如果高峰集中在寒暑假与春节前后，意味着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，仪式更可能“一天走完”。二，跨区域婚配比例（可用地方民政年鉴与抽样访谈估算），跨县配偶上升往往带来“礼从简”的协商。

### 2 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满族的来源与婚俗特点分析

#### 2.1 从旗务到落地生根

##### 2.1.1 驻防与移民批次的时间线

乾隆二十七年至嘉庆中期，围绕热河行宫的警备收紧，东翼驻防点增改，《清实录》中多条“调某旗兵驻某处”的短条可勾边；同一时期，内务府档案出现“赐田若干顷以供口粮”，说明军需与生产开始绑定。道光、咸丰之际，边务吃紧、兵饷紧张，裁汰与流徙并行，这时“留丁守地”的记载增多。咸同之后，清廷一方面恢复秩序，一方面默许乃至鼓励民垦，地方志里开始出现“某堡添设保甲、建学塾”的条目，意味着家户结构稳定。民国年间，保甲册与地段税籍反映出新移入家户的增加，职业从单一

的屯垦转向手工业、商贩、运输，移入动因更为多元。

#### 2.1.2 家族迁徙谱系的共性与差异

共性一：多以男性线记录迁入，女性线在婚配处见诸只言片语，这会导致本研究对外来姻亲的来源地认识不足，需在口述中补充。一些大姓（例：瓜尔佳、舒穆禄的汉化姓氏分支）在谱牒中保留“旗分—地名—官职或役属”的连缀，落地后一两代内迅速与本地汉姓联姻，形成复姓或改姓的两种路径。共性二：迁徙叙述中常见“避乱”“屯垦”“充军”这类范畴词，但具体地名常有口音致使的转写误差，需要与地方志地名志交叉。差异明显的地方在于：有的家族强调“正黄、镶白”等旗分身份，以此解释某些礼制偏好（比如祖先位的摆设、服饰色系），有的家族则完全转入地方化叙述，突出与邻县的通婚与商业关系。本研究倾向这样的判断：旗分身份在两代内对婚配选择有约束，第三代后多让位于地缘与经济匹配。另一个差异点是迁出史，有的支系在改革开放以后整体外迁至赤峰城区或到东北沿海务工，婚礼在城市酒店完成，回乡只办答谢酒。谱系图的绘制能把这些路径可视化：把三代内的婚配节点标注来源地与职业，容易看出“近邻优先”是否仍占主导。

#### 2.2 礼序、物象与语言残留

##### 2.2.1 订亲—迎娶—入门的流程复原

流程抓三条线：人、物、时间。订亲常见“见面礼+口头定数”，双方长辈在家中或酒店小厅碰面，赠小件金饰或红包，茶点随意但少不了“甜口”寓意。过礼多在婚礼前一至两周，男方送“礼单”，包括礼金、三金或五金、烟酒糖茶、被褥家电若干，女方回礼对等或象征性。正日清晨上头、整装，迎亲车队在当地多为车队与鸣笛的组合（近年强调文明出行，鸣笛有所收敛），到门后设“拦门”小游戏，给伴娘、童子红包。入屋先敬祖先位，再敬父母茶，改口称呼，收改口红包。拜堂环节在酒店或家院都行，城市化带动酒店比例上升。司仪引导“三拜”或其变体，随后交换戒指、切蛋糕等现代元素。宴席安排上，午宴为主，菜品套系按价位，酒水多用当地白酒与啤酒的组合。注意，流程内的“敬祖先位”在本地满族家庭里权重更高，哪怕酒店仪式简化，也会在家中先行完成，再出发迎亲，这是区别于一些全酒店流程的地方性特征。

##### 2.2.2 礼物交换与称谓体系

礼物与称谓是礼制的神经末梢。礼物方面,彩礼通常以整数段表达,带“6”或“8”的尾数寓意顺利与发财,女方回礼的结构更灵活,既有对等金饰,也有成套家电与床品。账目里有一个值得记的现象:“明面彩礼下降,暗项嫁妆抬头”,原因在于舆论与政策对高额彩礼的压力,使双方以“买家电、买金饰”的方式转移成本。称谓体系里,满语残留多见于祖辈与叔伯辈,如“阿玛、额娘”的象征性使用,实际日常则以汉语称谓为主。改口环节是伦理的集中展示:新人分别向父母与长辈敬茶,改口后收红包,红包金额与称谓辈分挂钩,长幼有序。值得一提的是,外地姻亲的加入带来称谓协商,双方往往采用“统一到普通话称谓”的折中方案,减少误会。本研究倾向认为,礼物交换的实质是家庭间的资源再分配,称谓体系的核心是确认亲疏与权责,在市场化与流动化的环境下,这两者都在往“可协商、可货币化”的方向滑,但底线仍在:长幼有序不可乱,婚礼当天不谈债务不揭短,面子要给到。

### 2.3 变迁与张力

#### 2.3.1 城镇化、教育与简礼化

城镇化带来酒店场景,标准化流程降低了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;教育扩展推迟初婚年龄,经济独立期延后,婚礼的预算结构从“父母全包”转向“双方合担外加新人自筹”,由此带来对性价比的敏感;务工与迁徙让亲友网络拉长,于是“合并流程、压缩时长”成为理性选择。婚庆行业顺势而为,推出从3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打包服务,仪式感靠灯光音响与舞美堆起来,传统动作以“模块”插入。简礼化的核心不在“廉价”,而在“可管理”。从本研究掌握的报价单看,同价位内“传统模块”的比例呈上升态势,比如“敬茶区布置、上头像、父母致辞”被写进合约,而“闹婚”这种低质环节被行业自律排除。政策与舆论对高价彩礼的压力则促使“名义降、实质平移”,这需要更细的账目才能看清。归根结底,简礼化是一种现代生活的节奏安排,而不是传统的撤退。

#### 2.3.2 价值与认同的持续性

第一,亲与序。改口、敬茶、主桌排序,都是在确认谁是核心亲属,谁在圈边。第二,祖与源。祖先位、祭拜词、族谱的摆放,是在把家庭放进时间里。第三,面与情。宾客

规模、桌次安排、致辞与回礼,是在表达“我看重你”。这些价值在十家满族乡的婚礼上仍然强势,哪怕外层换了壳。认同的层级也并非单一民族标签,更多是“这家人本研究怎么称呼、哪年哪月成了亲、过年过节来不来”的关系认同。民族性在婚礼里通过若干象征点显影:服饰上的一两个传统元素、语言里的一两句保留词、祖先位前的那次鞠躬。本研究不把这种象征化当作“空壳”,而视作当代生活的合理折中:年轻人要工作、要远行、要还房贷,但在重要时刻,还愿意把“老规矩”拿出来走一遍,这本身就是认同的证据。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跟踪这些象征点的存续性,比如五年、十年后它们是否还在、有没有新的替代物(比如数码相框里的先人照片成为新“祖先位”)。学术上留一个判断:价值的连续性不靠大词,靠在场的具体动作与物件,而这些动作与物件,正在被新媒介与新服务重做一遍。

### 3 结束语

综上所述,十家满族乡的满族来源是多期叠加的产物,旗务迁徙与屯垦开端,民国与新中国初期再聚合,改革开放后的流动重塑边界;证据来自《清实录》《满文老档》、地方志与族谱的交叉。婚礼结构的稳定层在“祖先—亲序—改口”,可变层在“车队—宴席—舞美”,成本从显性彩礼向嫁妆与服务迁移,简礼化强调管理与体面。通婚网络把本地婚俗拉向区域标准化,同时保留若干象征性满族元素,形成“硬核不动、外层可变”的结构。我们欢迎反对者用新档案与更大样本来挑战这些判断,比如证明乾嘉前已有大规模本地化满族群体,或者用连续十年的登记个案显示跨区婚配并未上升。

### 参考文献:

- [1]王皓冬.文化符号学视域下满族婚俗文创设计研究[D].黑龙江大学,2024.
- [2]张林.新宾满族传统婚俗音乐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[J].音乐文化研究,2023,(03):128-139+5-6.
- [3]兰月.满族传统婚礼服饰文化的演变与创新研究[D].东北电力大学,2023.
- [4]陈伯霖.《暴风骤雨》中的满族婚嫁习俗考析[J].满语研究,2022,(01):140-144.